

wh | 诗路花语

## 槟榔花开

■ 余正斌

经过一个季节的嬗变  
你如蚕的茧，破壳而出  
冲破世俗的眼光  
带着切肤的疼痛  
如初生婴儿，一声早啼  
开启了一生的行程

一片又一片麦黄  
在椰风中轻歌曼舞  
犹如一场盛大的舞会  
枝条婀娜多姿  
大海彰显波澜壮阔  
你散发着淡淡的麦香

在槟榔花开的季节  
我望眼欲穿，期待  
你芳香之后硕果累累  
就像我时刻在等待着  
一场盛大的婚礼——  
你我是这场婚礼的主角

“两颊红潮增妩媚  
谁知依是醉槟榔”  
站在一湾碧海的深处  
我看见一树秀美挺拔  
还有那些青涩的坚果  
仿佛都在念想之间

## 黎村影像(三章)

■ 曾晓华

### 在一个黎族朋友的村里

那天上午，风和日丽。  
沿着弯曲的水泥道路，来到一个  
叫落马的黎村。一个在版图上很小  
很小的地方。  
酸梅树、椰子树、槟榔树、芒果树  
和龙眼树……到处都是翠绿。  
没有看到船形茅草屋。只看到漂亮  
的楼房在万花丛中，见证岁月的变迁。

庭院里，龙眼树伸展着枝条。小  
鹅叨啄着从坡上割回的青草，伴着  
老母鸡带出的小仔，“叽叽”地寻  
觅生活的本味。

黄昏，站在楼顶之上，整个村庄尽  
收眼底。向远处眺望，落日的余晖，  
给西山岭涂上金黄的色彩。

余晖落在一杯杯甘醇香甜的山兰酒  
上，碰触着主人的热情和好客。

落马村的夜晚，万家灯火，充满激  
情。

一阵一阵清凉的风儿吹来，山里的  
温馨顿时升腾……

### 落马村的酸梅树

在落马村外不远处，有一棵百年酸  
梅树。  
在树下，我聆听一个有关落马村的  
远古传说。

这里，是落马村的旧址。  
沿着小道漫步，寻找岁月的记忆。  
酸梅树成林。正是酸梅花开的季节，  
黄灿灿的花儿在阳光下舞动。

百年来，一棵一棵酸梅树，坚守在  
这方贫瘠的土地上。  
经历干旱、烈日、台风、暴雨……  
顽强地生长。  
开花花落，枝繁叶茂，生生不息……

### 我站在泰隆水库旁边

我站在泰隆水库的旁边，一棵棵酸  
梅树下远望。  
满目翠绿的水稻在节节拔高，坡上  
种植的芒果树、龙眼树连成一片。

山风吹来，亲吻着我的脸，轻轻柔  
柔。  
温暖的阳光，照射着水面，微微颤  
颤。

这个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建成的水库，  
岁月沧桑，镌刻着历史的印痕。  
流淌的时光，像母亲的乳汁，养育  
着落马村人，一代又一代。

wh | 流年剪影

■ 吴慕君

谁说海南是个没有冬天的海岛啊？！其实不然，在省会海口，这里还是有些冬天的意味的。进入每年十一月以后，你会看到头顶上的天色，已不像往日的湛蓝，白天里多为阴云密布，从北国吹来的寒风，会给人肌肤轻拂稍许寒意，纵然宽阔的琼州海峡，也不能阻带来自大陆的冬的脚步。原本南海上的暖气流，常年占住着主阵地，一个劲地由南向北吹，到了这个时候，也在与冬季风的拉锯战中，渐渐败下阵来、形成相持状态，所以才会有海口接连几个雨月，有时整日阴雨连绵，晴云不开，你会轻易地抓把空气捏出水来。

海口的冬还可见四周景物的变化。你放眼望去，原来很透明清澈的视野，已经变得模糊不清起来，由近至远愈来愈影响视力的一层水雾，把海口市鳞次栉

# 海口的冬天

比的楼宇掩映在其中，你会怀疑这眼前究竟是北风送来的雾霾，还是蓬莱仙山似的海市蜃楼。还有那些树木，也不是过去那样齐刷刷的青葱翠绿了，有的枝叶变成了深绿色，上面生长了些斑点，好似一个经过不少沧桑岁月的妇人的脸孔；有的树叶泛黄了，留着一树在凉风中紧缩着的身影；有的树叶则干脆飘落干净了，留下一树光秃秃的枝丫，与冬进行着莫名的抗争。平素如坦似茵的草地，很多也已变成了黄毛。

海口的冬更渗透在人们的生活里。平日里海口人最为赞叹的晴空白云下、椰韵银滩上的悠闲浪漫，此时少了，人们不得不长时间呆在室内，享受八小时以外的生活；海口人喜欢的没有负重感的轻装，此时也不得不被长而厚的衣裤包裹，特别是那些少男少女们痴迷的夜生活，像那琳琅满目的夜市，流光溢彩的夜色，熙熙攘攘的人群，空气中散发出来的浓郁的绿意花香，还有夹杂其中的烧烤

味，此时都退避三舍，有的话也是稀稀落落的一点影子或小尾巴。行走在路上的身影，少了些从容优雅，多了些沉重姿容；一切为生计奔波的人们，也感到了天亮起床时多了些倦怠与迟滞；平日孩子们朝气蓬勃的影子，在冬的压力下也放慢了许多。

冬日里的海口人的饮食习惯，也变得蛮有趣味的。每当夜幕降临，只见一家家饮食馆、排档店的门前，会摆出许多桌子，三五成群的好友或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要个简易的小火锅，点上些牛肉、海鲜和时新蔬菜，迎着凉风吃火锅，那种热气腾腾的感觉、那种争先恐后的劲头，竟是那样的温情、和谐和幸福。椰子水是少不了的，这种新鲜的椰子水在这个时候喝起来，更觉清凉可口，沁人心脾。还有火龙果、珍珠石榴、木瓜等榨成的果汁，在别的地方是稀罕的上等饮料，可在这些水果产地的海南的人们喝起来，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。餐前餐

后，人们还会习惯要上一壶白沙绿茶，清香四溢，细细地品味起来，也会增添不少聚缘和闲适感。

海口的冬是有水的，空气里有水，海洋里有水，琼州大地上有水。水能生长万物，泽润众生。且看浩瀚大海上日夜不停的万顷碧波，她正酝酿着吹拂神州的东南季风，你可想象到那种面朝大海、春暖花开的明媚和灿烂吧！且看四季奔流不息的南渡江，从海南省生态核心区的白沙县发源，蜿蜒曲流了数市县，从白沙门的地方入海，冬日里江水碧绿如玉，想必捧喉入口若饴，这水化育着海南宝岛，使之成为南海上的明珠。还有那异常湿润的饱含水的空气，她滋润着这方的人、这方的物、这方的景，让这个宝岛花团锦簇、异彩纷呈。上善若水，当人的品性如水一样慈祥、善良，这个世界就会变得平和、向上。海口有这个福气，海口人也正有这个品性。这样一来，有冬天的海口，又有什么不好呢？！

## 绿海如歌胶园香

■ 胡天曙

林木滴翠，林海轻语，林园馨香四溢，此为山村西面的橡胶林带。家乡的胶林带，一年四季演绎着韵味独特的风姿。她是我童年的乐园，是家乡人取之不尽的宝藏之地。

小的时候，胶林带是属于国营农场管理劳作的。春初，寒冬的威严已逐渐退去，遁入旧年的躯壳。而春阳，暖洋洋的，爱抚着家乡的一草一木；流溪，清亮亮的，滋润着家乡的田畴林野。山鸟欢闹，登枝对歌，叽叽喳喳，奏响了一阕大山的生命乐章。村前的稻田泛青了，绿油油的一片，弹唱着一垄动人的琴弦。田畴对面的小山坡，一片片胶林带，已长出嫩绿的新叶。簇簇叶儿，随风摇曳，摇曳着对春天的殷殷爱意，摇曳着农人喜悦的丰收企盼。

夏初，天雨一过，骄阳似火，胶林枝繁叶茂，绿海一片，云岑雾香。其干粗大，粉白一色，蓄满了盈盈乳白的液汁。晨，人鸟酣眠，鸡鸣声，四处黑黝黝的一片，胶林带间，灯火几点，莹亮迷人。割胶者，挥动双手，一行乳白的液汁，滴答而落，聚满黑色的小胶杯。晨光初照，鹊鸟踏枝，霞落林畴，一担担的胶水，挑向胶场。一声声的制胶机，吟唱着动人的晨曲。吟唱中，小康之道徐徐铺来。中夏时节，午时，烈日朗照，青青翠翠的胶林中，可听“噼啦，噼啦”的响声。此为成熟的胶果，因烈日暴晒裂壳而落。“噼啦，噼啦”，林中最美妙的音乐响起，数里可闻，犹为动人。“噼啦”，胶果炸开了，当你从胶林走过，此时会有一黑亮亮的胶籽，滚到你的脚尖，似乎与你相戏。而更糟糕的是，有的竟然炸在你的头上，令人哭笑不得。村中的小伙伴，提着竹篓和塑料袋，拾拣胶果。午后，可得胶果半袋了，夕日红染，乐呵呵地返回村庄。翌日，可到收购站卖，得到的钱单，可换肥皂，或取现金，去商店买学习用具，或买一些鱼肉，打打牙祭。山学胶林，有的枝粗已经枯干，掉落于地，村人可拾回当柴火。有时要爬到树上，砍其干枝，而后绑成一捆，为烧饭炒菜之物。橡胶干柴，木质脆干，火旺，烧的饭菜，又嫩又香，而煤气炉、电饭锅烧的饭菜不可同日而语。

胶林深处，草林低矮萋萋，叶密花香。小草林可保水上，有益于胶林葳蕤繁茂。胶林间长有珍贵的草药，如巴戟、百部等数种。农闲时节，村人提着竹篓，拿着长钎，打着锄头，到胶林挖草药去。百部草，又名百条根，其根块条条，一棵长有数十条，色粉嫩，如小人参似的，性味甘苦，微温，有润肺止咳之药效。巴戟是名贵的药草，又名三角藤，根块结小肠状，其味甘略痒，有补肾壮阳，强筋骨、祛风湿的功效。村人挖回草药，洗净百部，晒干数日则可。又把巴戟刀刺截，而后轻拍几下，在烈日下晒干，四五天则可。晒干后的草药，可拿到小市场去卖，巴戟价高，百部次之。在那贫困的年代，胶林的草药，可解村人的一些油盐之忧，为家乡人的一部分经济收入呢。

秋冬之季，水瘦山寒，胶林是另一番景象了。深秋，胶林里，黄叶纷飞，叠满于地，一层层厚积如毯，走过可听吱吱作响。晚冬时节，树叶落尽，只有光秃秃的枝梗，齐刷刷地刺向灰蒙蒙的天空。寒风凛冽，万物凋敝，胶艇仍存好液汁，皮园干直，一队列的，默默地与寒冬抗争。

是的，胶林正在蓄备力量，整装待发。明年的春夏之季，定是林海阵阵，绿海如歌的世界的。



《红棉颂》（国画）马飞 作

■ 莫晓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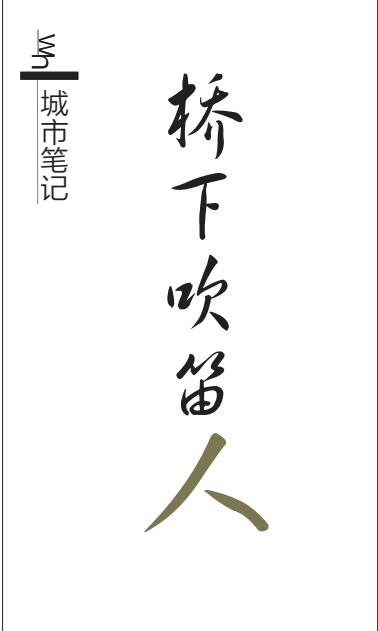
雨歇月现，在千丝万缕轻掠的浮云上面，像一只圆盘紧贴城市的夜空，默默地扩散无垠的白光。和平桥是我傍晚散步的必经之地，今夜桥下忽然多了急促而悦耳的笛声，多了一个全神贯注的吹笛人。我停住脚步，没头没尾地听了一会，是一首我不知名的曲子。走开时我轻轻绕着月影，放轻脚步，惟恐踩碎一地笛声。

过了几天，我又散步途经那里，看见吹笛人身旁竟多了一个八九岁的女孩。女孩扎一只冲天小辫，在笛声伴奏下唱着歌，稚声稚气，偶尔还对照歌词比划着双手。女孩唱《酒干倘卖无》，唱《橄榄树》，全是声嘶力竭勉为其难的高音歌曲。

我的好奇心马上被激发了出来：他俩应该是父女吧？女孩应该读小学二三年级吧？他将女儿带到这里唱歌是寓教于乐？还是为了让女儿在功课重压之下有片刻的精神放松？带着种种其实是事不关己的疑问，我到斜对面的杂货店买了一包香烟，还买了一只打火机，就又回到桥下听这对疑似父女又吹又唱。

周围渐渐围拢了好些看热闹的男男女女，这一大一小吹唱得更加起劲了，表演完一首歌马上接上另一首，不停歇，不怯场，给人感觉是一马平川纵情驰骋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好不容易等他们停了下来，男人转身朝停在旁边的自行车走去，从挂在车头的袋子里取出毛巾和水杯，然后给女孩擦汗和喝水。我趁机凑上前去，大声表扬父女吹得好和唱得好，然后将一支烟递给男人。男人接过烟，友好地笑笑，连声说过奖过奖。

我本来不抽烟，为他点燃了香烟后，我自己也点燃了一支，然后素昧平生的两个男人便在烟雾缭绕中聊开话题。从他的畅所欲言中，仿佛他压抑很久而急于表达自己。他是广西人，中学音乐教师，因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多生一男孩，被学校除了名，而后在老父老母的支持下，携家带口去广州，去深圳，再咬咬牙来到海南，现在是海口一家民办学校的音乐老师。他相信自己吹笛子有天赋，只要刻苦训练，笛声可能会出神入化，可能会让人赞叹此曲只应天上有。他还希望自



己能上中央电视台的星光大道节目，那里有许多人，因自己不同凡响的才艺而一举成名，然后香车宝马华堂锦服，命运从此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比如来自草根阶层的阿宝、李玉刚、朱文之等人就是如此爆得大名。

他很快就抽完一支烟，我马上又递上一支，还不等我帮他点火，他自己已掏出打火机点燃。他指了指坐在旁边打盹的女孩，说这是他的女儿，孩子的声带好，声音纯净，绝对是个可造之才。如果他闯星光大道失败了，他就专心致志培养孩子，孩子属第二梯队，父女俩只要一个脱颖而出，他整个家庭的命运就会改变，然后就可以在海口安家乐业，养大两个孩子就不会太费力了。

听了他这番话，我内心竟有些沉重。我不知他妻子从事何种职业，但妻子敢不管不顾地与他同谋超生孩子，妻子若有工作单位肯定也早遭除名。一对萍漂四方家无定所的夫妻，要养大两个孩子，当然是件焦头烂额的事。难怪他坚持人尽其才，坚持将整个家庭的出路寄托于万分之一的电视选秀。

我发觉他的烟瘾特别大，很快又抽完了一支，我马上又掏出一支递过去。他

连连摆手，说不抽了不抽了，再抽舌头就发麻了。他偏着头看了我一会，神情疑疑惑惑，似乎这时他才有空闲打量我，蓦然要打听我的来路。果然他问我是做什么的。我随口回答是在一个新闻单位做事，属于整天费心费力与文字磕磕碰碰那类。他半信半疑地点点头，喃喃地说，这座城市水深着呢，能左右逢源如鱼得水的人都是八仙，有多少人如泥菩萨过河，越湿越重，说不定哪天就沉到水里。我对他这番并不新鲜的言论只是笑笑，没有接话，这显然扫了他的兴，怠慢了他有些文绉绉的词句，他拉了拉自己的衣领和手袖，眼光一下子黯淡下去。临分手时，他要了我的电话号码，说在这座人生地生的城市，多个朋友就可能多出一条路。

夏天的脚步越来越近了，好长一段时间，我都没有见到他的身影。海口的天气也由热变得更热，桥下有许多光着膀子走来走去的人，就是没有他的身影。后来再见他，他坐在一只凳子上吹笛子，左小腿打着绷带。他说出车祸了，小腿骨折，甚至他还不忘开玩笑：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当然要苦其心志劳其筋骨。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，问他为什么不等腿好了再来？料不到他却说，我等得起吗？老婆孩子都眼瞪睁盯着我，我不得不过来啊。听了他的话，我心里一凛，看来，他已横下心，将走“星光大道”当成出人头地发家致富的唯一途径。这时我当然会想到，在这样一座熙熙攘攘的城市，每个人的发展空间都非常狭窄，一个民办音乐教师要在任何行业施展拳脚，同样举步维艰。

此后没多久，我有事出岛十多天，再回海口，再在傍晚的灯光里有意没意地散步途经和平桥，竟不再远远就听到他的笛声，走近了，也不再见他的身影；一个月过去了，还不见他的身影；至今，他演奏的位置仍是空空，地面散布着一些纸片和甘蔗渣。他去哪里了呢？我有点后悔当初将电话号码给他时，竟没有趁机将他的号码留下。尽管对我而言，他仅是一个有些熟悉的陌生人。

我很不情愿地转念再想想，也可能是我太多事了。在这样一座众声喧嚣人面凝霜的城市，对一个萍水相逢者的一丝牵念，确实显得多余和奢侈。

wh | 椰岛风物

# 神奇连理树

■ 叶传雄

传说琼中百花岭瀑布前的连理树，是一对黎族情人的化身。很久以前，黎族传统节日“三月三”期间，一对黎族情人相约来到百花岭瀑布前对歌。抬头望去，百花岭峰峦叠翠，古木叩天，奇葩点缀溪岸；那百丈石崖，飞泉撒玉，甚是壮丽。面对如画美景，男的情深唱道：“一口槟榔分两份，两人有心度夏春。同观美景同歌唱，喜得百鸟来做邻”。那女的听后心中暗喜，接唱道：“哥有心来依有意，两人交情永不分。交情深如鱼与水，同唱山歌过百春”。他们就这样唱着，歌句缠绵，真情绵绵，直唱到明月高升，一夜无眠……后来，他们化为连理树，不管春夏秋冬，不管风风雨雨，不管千秋万代，永不分离。提到连理树，不由人不想到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句“在天愿作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”，进而感受到爱情的柔美与强大的力量。

现在，连理树已成为百花岭风景区的一个重要景点了。每当游人来参观百花瀑布时，都要在连理树前停留，欣赏、吟诗、留影。有一次，黎山处士携外地诗友一行7人步行至此，见连理树郁郁葱葱，直插云天，其中稍高的一棵显得玉树临风，风流倜傥，分明是那情郎的化身了；稍微矮的一棵表现得小鸟依人，含情脉脉，分明是那多情黎族少女的化身了。观赏良久，黎山处士吟诗一首：“百花岭上百花妍，碧水欢歌胜管弦。黎妹邀哥来对唱，浓情似瀑不思眠。”整首诗抒发了作者对百花岭美景的喜爱的感情，转结句蕴含传说与美景，诗意很浓，耐人寻味，可谓佳作也。海南作家、诗人李景新也填写《临江仙·百花岭观瀑》一词来助兴，全词为：“情倡树高情切切，引来仙侣争观。开怀一笑百花缘。隔林送爽，辗转到川前。万丈悬崖仰首看，惊魂直上云天。唏嘘莫怪李青莲。银河有爱，端为美黎山。”对这首诗，诗人包德珍给予高度评价，她说：“这词先写景后抒情，写景逼真有韵味，形象鲜明，抒情自然，夸张手法运用得恰到好处，因而黎山之秀美使人感同身受。

奇景因诗文而名传，诗文因奇景而不朽。山西蒲州的鹳雀楼，建成后的一段时间内有多少人知道它的存在呢？后来，有个叫王之涣的诗人来此楼赏景，写出《登鹳雀楼》：“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。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”从此，鹳雀楼因这首诗而名传天下，而王之涣的这首诗也因此楼而被千秋吟唱。同样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百花瀑布前的连理树或许也会因爱情传说、美妙的诗词而传遍四方。

百花岭瀑布前的连理树，它神奇、秀美，人文内涵丰富，游人会因此而慕名前来欣赏，流连忘返。

# 炒粉

■ 马彦

我第一次吃炒粉是在新兵连。上世纪90年代初，我们二百多山东兵坐了三天火车，又坐了一天轮船，终于踏上了海南的土地。在这之前，我连山东省都没出过，更没吃过几顿米饭。

随着训练强度的增大，正值青春期的我们饭量大得惊人。白天还好说，可以管够吃饱，可是到了晚上我们还要进行体能训练，体力消耗经常达到极限，训练完除了疲惫不堪外，肚子也饿得咕咕直叫。

一天晚上，班长半夜把全班的战友叫醒，在手电的灯光下，班长打开几个泡沫塑料饭盒，里面是热气腾腾的好像炒面条似的东西。班长招呼着：“来，吃吧，这是我给同志们买的炒粉。”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吃炒粉，炒粉虽然是用米粉做成的，但形状像面条，加青菜加肉丝热炒，味道鲜香，口感糯滑，这是我当兵后吃到的最好吃的食物。一到深夜熄灯后，轮流坐庄去为全班战友买炒粉就成了新兵生活的一大趣事。

为了吃炒粉，我还差点受了处分。那是在我当了文书后，外出办事的机会多了起来。一天晚上11点多，我照例买了一大袋子炒粉回来。刚想进大门，哨兵把我拦住了：“别进去，参谋长中队查铺查哨。”我偷偷往营区里张望，队长和指导员正陪着参谋长站在旁边说话。如果被参谋长查到我不在位，肯定要挨处分。于是我决定绕到南面的院墙翻墙进去。南院墙足有两米多高，我提着炒粉助跑了一段，一个纵身翻上围墙，再匍匐爬到车棚上喘着粗气伏下身来。“别躲了，我早看到你了！”参谋长浓重的口音响起来。我只得乖乖从车棚上跳下来，一步三挪地来到参谋长身边。参谋长脸色沉重地说：“你这个当文书的，怎么也不请假就外出？”指导员赶紧打圆场：“是我让他出去的，巡逻的同志没吃晚饭，饿了，是让他去买炒粉。”参谋长依然生气道：“那他怎么不从大门进来，还敢跳墙？”指导员说：“他是个新兵，不懂规矩，以后我们一定要严加管教！”参谋长语气这才缓和下来。队长赶快给我使了个眼色：“明天一定让他作个检查，保证绝不再犯！回去吧！”第二天队长和指导员并没有让我写检查，只是沉着脸说：“以后你再出去买炒粉，一定要给我们讲！”

当兵第三年我考上了军校，毕业后依然在海南服役，这一干就是二十多年。这么多年来我吃过不少叫“粉”的食物，但我独对海南炒粉一往情深。每逢有退伍老战友来海南，他们的第一顿饭也总会要求吃炒粉，最好是去老部队附近曾经去过的排档去吃。我想，我和战友们一样，对炒粉那份深厚的感情其实就是对当兵岁月的感情，是对战友的感情。套用一句网络语言：我们吃的不是炒粉，是感情！